

東文選

六十九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17777
冊數	130 ( 69 )
函號	116 1



Kodak Gray Scale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2007 TM: Kodak





Faint, illegible text arranged in vertical columns within a rectangular border on the left page of an open book.

Blank, aged paper on the right page of an open book, showing signs of wear and discoloration.



東文選卷之六十九

記

金平章行軍記

李齊賢

公諱就礪後改就呂鷄林彥陽郡人也少以父蔭  
起爲正尉選補東宮衛遷中郎將領羽林不數年  
擢將軍鎮東北界羯貊不敢犯以功拜千牛衛大  
將軍康王二年癸酉巡撫塞上邊民畏而愛之高  
王三年丙子八月契丹入境西北面知兵馬事獨  
孤靖以書聞以是月十二日至王命上將軍盧元  
純爲中軍吳應夫爲右軍而公以攝上將軍爲後



軍十三日大閱于順天館二十二日右軍軍于西  
普通中軍于樓橋院後軍于朶田信宿啓行初皇  
元太祖聖武皇帝舉兵攻金之燕都金宣宗遷于  
汴聖武北歸留兵戍燕燕人饗之醉而殲之有契  
丹遺種金山王子金始王子以其黨鵝兒乞奴爲  
將脅河朔之民自稱大遼收國王聖武赫怒大舉  
伐之二王子席卷而東請地及糧於我我不許二  
王子固有窺覷之心又挾斯憾使鵝兒乞奴先引  
兵數萬渡江妻子皆以自隨由鎮戎寧朔趨阿史  
川我三軍至朝陽鎮中軍軍城中右軍後軍軍城

外朝陽人走報賊已近三軍各選精銳禦之軍候  
賁吳應儒神騎將丁純祐獨所斬馘八十餘級擒  
而致者二十餘人得牛馬數百死符印器仗甚衆  
吳應儒又引步卒三千五百遇賊于龜州直洞村  
斬二百級擒三十五人得牛馬戰具銀牌銅印甚  
衆將軍李陽升亦破賊于長興驛皆公麾下也三  
軍遣神騎將跡賊遇賊與戰于新里斬首一百九  
十級進次延州以光裕延壽周民光世君梯趙雄  
六將守獅子崑求麟迪夫文備三將守揚川九月  
二十五日九將斬賊七百級得馬驃牛牌印兵仗



不可殫記賊不復分兵聚屯開平驛三軍既至皆  
莫敢進右軍據西山之麓中軍受敵于野小退屯  
獨山公拔劍策馬與將軍奇存靖直衝賊圍出入  
奮擊賊潰追過開平驛賊設伏驛北急擊中軍公  
迴軍擊之賊又潰盧公夜謂公曰彼衆我寡右軍  
又不至始齋三日糧耳今已盡不如退據延州城  
以俟後便公曰我軍屢捷鬪志尚銳請乘其鋒一  
戰而後議之賊布陣墨匠之野軍勢甚盛盧公馳  
騎召公且揚黑幟爲信士卒冒白刃爭赴無不一  
當百公與文備橫截賊陣所向披靡三合三克公

之長子死焉追奔至香山南江賊溺死者以千數  
其婦子聚哭聲如萬牛之吼有一人棄兵自稱官  
人直前請曰我等擾貴國邊疆固有罪矣婦子何  
知請無庸盡殺且無薄我我則尅日自返矣公使  
謂之曰汝言何可信與之酒快飲而去俄而鵝兒  
乞奴送符文陳乞如其所言三軍各遣二千人躡  
其後見賊所弃資糧器仗狼籍於道牛馬則或所  
其腰或刺其後蓋使得之不可復用也所遣六千  
人戰于清塞鎮擒殺過當平虜鎮都領祿進亦擊  
殺七十餘級賊遂踰清塞鎮遁去昌州分道將軍



金公碩報曰契丹後至者自前月大入境即金山  
金始之兵也三軍次延州唯留內廂自衛其餘悉  
發後軍獨遇于揚川擒殺數十百級兩軍先迴博  
州公護輜重徐行至沙現浦賊突出狙擊公告急  
於兩軍兩軍守便宜不出公力戰却之卒護輜重  
而至盧公出迎西門外賀曰猝遇強敵能摧其鋒  
使三軍負荷之士無一毫之失公之力也馬上酌  
酒爲壽兩軍將士及諸城父老皆扣頭曰今者與  
強寇角立而自戰其地可謂難矣而於開平墨匠  
香山元林之役後軍每爲先鋒以少擊衆使我老

弱存其性命顧無以報但祝壽而已公持軍嚴士  
卒不犯秋毫有酒即用一卮與最下者亦均飲故  
得其死力及戰有功必與諸將帥會議聯名以聞  
未嘗矜其能十月二十日三軍夜遣卒襲賊于興  
郊驛明日夜戰于洪法寺又明日戰于州城門外  
皆克我軍入城休士而賊夜涉清川至西京天寒  
履冰渡大同入于西海道國家復以叅知政事鄭  
叔瞻爲元帥樞密院副使趙冲爲副并前三軍爲  
五軍又遣承宣金仲龜領南道兵以會鄭元帥逗  
遛失律樞密院使鄭方甫代之丁丑二月就拜公



爲金吾衛上將軍三月五軍次于安州大棗灘戰不利賊氣得馳突公與文備仁謙逆擊之仁謙中流矢死公奮劍獨拒槍矢交貫于身病瘡如京忠憤之氣猶形言色聞者壯之五月以上將軍崔元世將中軍以公將前軍大將軍任甫將新定五領號加發兵遣詣忠州公瘡未合力疾受命七月至黃驪縣法泉寺之南川上五軍爭舟公退須諸軍畢濟然後乘舟忠州城壞於水木石崩蕩公舟爲巨石所輻拖檣俱脫板漏水涌同載者三百餘人面若死灰公堅坐不移神色自若俄而有三人乘

棧截流相救舟人連斷繩擲之三人者牽以登岸問之原州村居人奴也與其尤壯者偕行再宿會本軍于法泉寺移次禿帖崔公曰明日之路有二歧吾行如何則可公曰分軍掎角不亦可乎崔公從之會于麥谷與賊戰斬獲三百餘級迫于堤州之川流尸蔽川而下搜山谷得老弱男女送于忠州牛馬與獲者至朴達峴崔公曰嶺上非大軍所止欲退屯山下公曰用兵之術雖先人和地利尤不可輕賊若先據此嶺我在其下猿獠之捷亦不得過况於人乎乃與加發兵登嶺而宿質明賊果



進大軍于嶺之南先使數萬人分登左右峯欲爭要害公使將軍申德威李克仁當左崔俊文周公裔當右公從中鼓之士皆殊死鬪三軍望之亦大呼爭登賊大奔由是不果南下皆東走追至溟州戰于柵嶺于大峴于丘山驛于燈臺壤于惡坂于登州之東壤凡六戰賊莫能枝梧奔還女真地九月公承中軍牒移兵定州使覘賊返曰賊在咸州與我比境犬雞之聲相聞公築鹿角垣三周其隍留克仁純祐德威朴蕤等四將守之移據興元鎮十月賊得女真兵復振長驅而來公迴軍遇於豫

州之柱川交綏而退忽遘疾未瘳將佐請歸就醫藥公曰寧爲邊城鬼豈可輿疾求安於家乎疾甚水漿不入口目視不辨人物有勅歸京理疾兵馬錄事洪昌衍將軍李中立等肩輿公至京累月乃瘳於是賊破數十城如蹈無人之境是月二十九日所留兵與賊戰于渭州敗績李陽升死之戊寅七月以守司空趙冲爲元帥公爲兵馬使借上將軍鄭通寶爲前軍吳壽祺爲左軍申宣曾爲右軍李霖爲後軍李迪儒爲知兵馬使九月六日元帥袍笏承命出具戎服再見大觀殿受鉞道長湍指



洞州遇賊東谷擒其毛克

女真官名

高延千戶阿老次

成州以待諸道兵慶尚道按察使李勣引兵來遇賊不得前遣將軍李敦守金季鳳擊之以迎李勣之兵既而賊從二道俱指中軍我張左右翼鼓而前賊二軍望風而北李敦守等與李勣來會錄事申仲諧分其兵輸軍食賊又要之將軍朴義隣敗之于禿山賊散而復集騎數萬盡銳來攻我又敗之亞將脫刺逃歸賊魁亦欲引還慮我要其歸路入保江東城十二月皇元哈真扎刺兩元帥其兵一萬與東真完顏子淵兵二萬聲言討丹賊指江

東城會天大雪餉道不繼賊堅壁以疲之哈真患之使者十二人與我德州進士任慶和來請兵與糧且言帝命破賊之后約為兄弟我元帥以聞王許之遣金良鏡晉錫押卒一千以赴哈真屢責添兵諸將皆憚於行公曰國之利害正在今日若違彼意后悔何及趙公曰是吾意也然此大事非其人不可遣公曰事不辭難臣子之分吾雖不材請為公一行趙公曰軍中之事徒倚公重公去可乎已卯二月公與知兵馬事韓光衍領十將軍兵及神騎大角內廂精卒往馬哈真使通事趙仲祥語



公曰果與我結好當先遙禮蒙古皇帝次則禮萬  
奴皇帝萬奴者蓋東真之主也公曰天無二日民  
無二王天下安有二帝耶於是只拜聖武不拜萬  
奴公身六尺五寸以長而鬚過其腹每盛服必使  
兩婢子分舉其鬚而後束帶及是哈真見狀貌又  
聞其言大奇之引與同坐問年幾何公曰近六十  
矣哈真曰我未五十既爲一家君其兄而我其弟  
乎使公東向坐明日又詣其營哈真曰吾嘗征伐  
六國所閱貴人多矣見兄之貌何其奇歟吾重兄  
之故視麾下士卒亦如一家臨別執手出門扶腋

上馬數日趙公亦至哈真問元帥年與兄孰長公  
曰長於我矣乃引趙公坐上座曰吾欲一言恐爲  
非禮然於親情不宜自外吾其坐兩兄之間如何  
公曰是誠吾等所望但未敢先言耳坐定置酒作  
樂蒙古之俗好以銚刀刺肉賓主相啗徃復不容  
瞥我軍士素號勇者莫不有難色公與趙公跪起  
承迎甚熟哈真等極懽約詰旦會江東城下去城  
三百步而止哈真自城南門至東南門鑿地廣深  
十尺西門以北委之完顏子淵東門以北委於公  
皆令鑿隍以防逃逸是月十四日賊勢窮開城門



出降王子自縊其偽丞相以下皆斬之哈真曰我等來自萬里與貴國合力破賊千載之幸也禮合往拜國王吾軍頗衆難於遠行但遣使陳謝二十日哈真與扎刺請趙元帥及公同盟曰兩國永爲兄弟萬世子孫無忘今日我設犒師之宴哈真以婦女童男七百口及吾民爲賊虜掠者二百口歸于我以女子年十五左右者遺元帥及公各九人駿馬各九疋元帥送哈真至義州公與扎刺至朝陽會有西京齋祭使之命吳壽祺代公送之九月義州郎將多知別將韓珣殺守將連諸城以叛樞

密院使李克修將中軍李迪儒將後軍公將右軍討之庚辰正月以公爲樞密院副使代克修將中軍多知等請兵於遼陽溫知罕溫知罕誘斬二人傳首于我三軍請理諸城從逆之罪公曰書云殲厥渠魁脅從罔理大軍所臨如火燎原無辜受禍多矣况因丹寇關東爲虛今又縱兵于此自殘藩籬可乎唯誅多知韓珣之黨餘一不問丹之漏網者竄伏寧遠山中時出鈔盜爲民患而義州人昌名與秀甫公理又謀叛公遣李景純李文彥討寧遠之賊文備崔珙討昌名昌名時攻鐵州官軍至



賊黨瓦解遂斬昌名秀甫公理而景純文彥亦破賊于寧遠城北境以安五月凱以班師其後公卒相高王位冢宰八年功德載諸信史此但記五年行軍之事而已

重修開國律寺記

龔惟我太祖既一三韓有利家邦事無不舉謂釋氏可以贊理道化暴逆不氓其徒俾闡其教凡立塔廟必相夫山川陰陽逆順之勢要有以損益壓勝者然後爲之非如梁氏畏慕罪福求媚于佛也都城東南隅其門曰保定其路自楊廣全羅慶尚

江陵四道而來都城者與夫都城之之四道者憧憧然罔晝夜不息也有川焉城中之水澗溪溝澮近遠細大成會而東每夏秋之交雨潦旣集則崩犇注瀦若三軍之行吁可畏也有山焉根乎鵠峯遷迤而來若頰而起若驚而止猶龍虎之變動而氣勢之雄也世號斯地爲三鉗豈以是哉清泰十一年太祖用術家之言作寺其間以處方袍之學律乘者名之曰開國寺時征役甫定萬事草創募卒伍爲工徒破戈楯充結構所以示偃兵息民之意也火于壬辰莫爲重新僧寮佛宇無以風雨戒



壇墟矣講肆蕪矣日月以殞幾至於無矣然而物  
不可以恒瘁得時而榮道不可以終否待人而興  
故我南山宗師木軒立公以辨才義解賜號定慧  
妙圓茲行大師惟振起頽綱是任一日集衆而告  
曰吾儕寓跡王土不棄不稼衣足以禦寒暑食足  
以度朝暮吾君之賜吾相之施亦已至矣今國家  
非曩日之比必欲使例舊修吾廬難矣且夫藩缺  
而責補於隣非義也田秀而望芸於人非智也衆  
聞而喻其意扼腕從臾牒宗門諸刹科徵役徒夷  
家崇剔菑翳繩墨曲直筵几寬狹棟而桶之堊而

釁之時峻殿于上方引脩廡于兩傍樓兩廡之端  
而軒焉廊兩樓之間而門焉其西則學徒之舍監  
師之堂曰廚曰庫各有攸位約而周儉而固酌既  
往計可以增損而適宜者也自至理癸亥迄泰定  
乙丑三秋而畢功作慶會以落厥成見聞者莫不  
嘆賞焉於是其徒之來國所以不朽踵余門求記  
甚勤余惟近世浮屠之流有所經爲必假勢於權  
豪之家毒民病國徒務亟成而不知種福爲歛怨  
也木軒大師則不然言發于誠衆樂爲用不糜國  
秋毫之財不籍民食頃之力其所樹立如是是可



書也而茲寺之始初太祖蓋欲以利乎家邦非如  
梁氏之爲者亦不可使來者不察故粗敘梗槩云  
若夫律乘之爲道其抑非趣善猶堯舜之政而有  
咎繇之刑期于無刑而已微辭粵義則余未嘗學  
不敢強爲言

重修乾洞禪寺記

慶原在揚廣道爲邑最僻然而自侍中章和公而  
下名公碩儒貴戚之卿多產焉蓋其地繇絡山川  
控引滄海勢之所鍾者奇而氣之所發者秀也去  
邑西北五里而近有山隆然起呀然開中有故佛

寺基土人相傳號乾洞實一邑奇秀之尤者也侍  
衛護軍河氏名元瑞本邑之士族早年給事宮掖  
見稱謹愿嘗遊獵抵此頽垣破礎蕪沒灌莽見之  
慨然以起廢自矢時大德甲辰歲也迨今積二十  
餘年之以竭囊楮之畜節衣食之資以充其費伐  
材于林攻石于山莒礫榻土身先工徒少不如意  
雖作必改于再于三略無懈容丹楹藻稅宏且麗  
者所以居佛也洞房燠室窈而廊者所以處僧也  
崇其堂廣其廡挹絕嶠於軒窻俯洪濤於庭戶繚  
以層墉列以青松登降旋視左右俱宜而鐘魚鉢



螺唵味之用靡不精錡釜鼎鑪食飲之具靡不完  
牀几茵葦坐卧之設靡不周又捨臧獲以足使今  
舉是而言可謂無遺筭矣至如鑿岩石寒泉食汲  
引之勞省墾斥鹵良田收供養之需給是則神物  
若有感其誠而陰來相者今年十月西域指空禪  
師將如華山過而閱之大稱嘆以爲稀有及還與  
其徒千數百指因留焉客有問益齋曰昔梁蕭氏  
據萬乘之勢窮四海之力造塔立廟不可勝數計  
其功德豈特百倍河氏一寺而已哉而達磨譏之  
今指空之於河氏稱嘆之此其故何也荅曰事有

勢同而理別者非胷中有權度莫能辨之古之聖  
人有天下而不與焉以爲非已有也苟取諸非已  
有者而爲之功德不若不爲之爲功德也吾觀河  
氏其致力也盡已而不借人其用心也利物而不  
爲我則拳石抔土功高須彌縷烟寸燭利博恒沙  
此其勢同而理別者耶至若指空達磨同別處待  
子具一隻眼却向汝道

白華禪院政堂樓記

然菴坦師作精舍于龍宮郡之天德山有二樓西  
曰觀空其徒之老號雲叟者記之東曰政堂以政



堂韓宰相嘗南遊登其上故名之政堂之歸師屬  
以索文於予爲樓之榮已而師繼至予相見問焉  
曰菩提達磨以造塔起寺爲有爲之福而獨照常  
知爲真功德雖以天子之尊不見容而不恤也師  
師達磨顧乃勞心土木以壯屋托名達官以侈游  
觀其亦有說乎師曰今夫有人將適千里怠而莫  
有率之半塗而不進昧而莫有導之由徑而不達  
吾觀舉今世吾徒所以學道得古人糟粕之餘居  
然自肆醺酣聲利不幾乎半塗之怠者歟或凍餒  
山林剋志修悟歎啓聽瑩靡所取正不幾乎由徑

之昧者歟吾爲是發憤結社庶幾糾合吾徒捨聲  
利之醺酣免山林之餒凍率其怠導其昧則於吾  
師所謂獨照常知之理必有默契而懸解者焉吾  
將以大吾師之道也非故爲有爲之福也若夫暉  
老之於裴相國滿公之於白少傅唱酬問答叢林  
傳爲盛事曷嘗避嫌於達官哉吾樓之名得自韓  
公者世有古今其致一也余旣聞而謝之書其語  
爲記其山川之勝面勢之宜經始落成之歲月雲  
叟言之此不復云

雲錦樓記



東文選六十九  
山川登臨之勝不必皆在僻遠之方王者之所都  
萬衆之所會固未嘗無山川也爭名者於朝爭利  
者於市雖使衡廬湖湘列于跬步俯仰之內將邈  
迨而莫之知有也何者逐鹿而不見山攫金而不  
見人察秋毫而不見輿薪心有所專而目不暇他  
及也其好事而有力者踰關津卜田里規規於丘  
壑之遊自以爲高康樂之閑道小民之所驚許汜  
之問舍豪士之所諱又不若不爲之爲高也京城  
之南有池可方百畝環而居者閭閻烟火之舍鱗  
錯而櫛比負戴騎步道其傍而往來者絡繹而后

先豈知有幽竒閑廣之境迺在其間耶后至元丁  
丑夏荷花盛開玄福君權侯見而愛之直池之東  
購地起樓倍尋以爲崇參丈以爲袤不礎而楹取  
不朽不瓦而茨取不漏桶不斷不豐而不撓聖不  
賸不華而不陋大約如是而一池之荷盡包而有  
之於是請其大人吉昌公與兄弟姻婭觴于其上  
怡怡愉愉竟日忘歸子有能大書者使之書雲錦  
二字揭爲樓名余試往觀之紅香綠影浩無畔岸  
狼藉風露搖曳烟波可謂名不虛得者矣不寧惟  
是龍山諸峯攢青抹綠輻湊簷下晦明旦夕每各



異狀而嚮之閭闔烟火之舍其面勢曲折可坐而  
數負戴騎步之往來者馳者休者顧者招者遇朋  
儔而立語者值尊長而趨拜者亦皆莫能遁形而  
望之可樂也在彼則後見有池不知有樓又安知  
樓之有人信乎登臨之勝不必在僻遠而朝市之  
心目邂逅而莫之知有也抑亦天作地藏不輕示  
於人耶侯腰萬戶之符席外戚之勢齒不及古人  
強仕之年宜於富貴利祿寢酣而夢醉乃能樂乎  
仁知之所樂不見驚于民不見諱于士而奄有幽  
奇閑曠之境於市朝心目之所不及樂其親以及

於賓樂其身以及於人是可尚也已益齋居士某  
記

妙蓮寺石池竈記

三藏順庵法師奉天子之詔祝釐于楓岳之佛祠  
因遊寒松之亭其上有石池竈焉訊之士人蓋昔  
人所以供茗飲者而不知作於何代師自念曰幼  
時嘗於妙蓮寺見二石草中想其形製豈此物耶  
及歸物色而求果得之其一方刻之如斗爲圓其  
中如臼所以貯泉水也下有竅如口啓以洩其渾  
塞以畜其清也其一則有二凹圓者所以磨火櫛



者所以滌器亦爲竅差大以通凹之圓者所以來  
風也合而名之所謂石池竈也於是命十夫轉置  
之宇下邀賓客列坐其次挹白雪之泉煮黃金之  
芽因謂益齋曰昔崔靖安公嘗爲雙明耆老會其  
地於今寺之北岡去寺數百步而近此其當時物  
歟牧菴無畏國師住錫茲寺有若三菴日嘗往來  
一經題品價必三倍迺爲榛穢所掩沒自雙明迨  
今幾二百年始爲吾一出而効用於前請爲記以  
慰其不遇而慶余之能得也竊惟雙明之會有李  
學士眉叟凡一草木之微苟可以資談咲皆載之

詩文今考其集中未見一語及此何耶其后亦未  
聞好事如崔太尉兄弟者來家于此石之爲池竈  
其在於雙明之前而與夫寒松亭者未知孰爲先  
后也蓋其晦而不遇也久矣豈獨于三菴其于眉  
叟亦未之遇也然而晦幾三百年之前而現於一  
朝雖眉叟三菴之未遇而有師之遇遇若有所謂  
數者存乎其間物之與人常相爲其名焉柯之笛  
豐之劍待邕煥而著稱固也二子之鑑識爲千載  
所服膺亦以夫二物也師伐冰華胄也雖圓其顛  
而素富貴者也今爲天子之使使一國之主敬愛



之如師友顧乃與騷人墨客逍遙乎風月之場其襟度可見矣將使後之不及見者聞其名而知其心之二石也豈亦邕煥之笛劔歟

金榜記

白文寶

歲辛丑冬十一月上避亂行至福州初自忠廣而踰嶺官吏洎民臨亂蒼皇如驚鷹伏兔罔措手足雖今之不能齊上心憂之及登嶺下視之蒼蒼焉茫茫焉若天地之橫截者慶之一境也由嶺以北大小伯雄峙而盤紆乎其南者有十餘州福為巨鎮山高而水清俗古而民醇旗燾交蔽冠佩相望

清宮引駕且安以肆上心喜之於是馬駐駕命將討賊既克復京都遂陞為大都護府蠲免租稅一日出御州之映湖樓暢敘賞心既還京遐想不已暇日親締筆硯作樓榜三大字賜揭其樓樓臨湖浸楹楠蕙棟影倒凌亂而巫峽列其左城山控其右大江襟帶匯而為湖凡水之源派首尾而尾坤者在天謂之河漢故福之文士傑人往往稟是氣而生其間蓋日月之懸象河漢之為章天之文也宜乎茲樓之控歷河漢得之天章刻之金碧焜耀乎來世然耿光之臨千載莫瞻事機有不幸而反



爲樓之幸者夫豈偶然哉昔我忠烈雖當泰世尚  
有事乎東陬巡省是方行次州之迎恩亭亦紆寶  
札抑爲亭之幸歟前作後作赫然模範炳如日星  
竝而爲一州之榮耀於戲盛哉是樓之作旣舊矣  
金榜字畫如擎天之柱而樓未稱其大至正戊申  
州倅申君子展爲之改舊貫而烏革翬飛直跨乎  
湖面時方登樓朝日升夕月輝冠金榜而爭光直  
恐隋輝龍戰倏忽變化於湖心而使人心悸魄慄  
若無以陟降之爲安也信乎望之漼然凜乎若不  
可犯乎渾而介悅親曩者乎奉翊判典校權君旦

復州人也旣新其樓揭其榜請記其端予雖無文  
竊喜載名獨美不朽粗叙歲月以竢滕閣三王之  
詞未必不在後焉雖老矣它日出爲江山之遊一  
再至獲觀絕特之蹟復拜手而繼以詩亦可以盡  
下陪情倘償素志焉

尹氏墳廟記

栗亭尹公吾同年也其孫紹宗來告余曰王考退  
居錦州於母之墳側作齋廬設時祀一日歸其廬  
與子孫訣因寢疾而歿葬其母墓之南今上所賜  
親寫公真在其廬因使人守之時祀從其母可乎



余曰廬墓古有之昔賜林攢母墓之廬時人謂之闕下林家蓋上墳非古也然孝理所在世莫得爲非是以近代大夫士皆從墳祀久矣况先人之堂其可不肯構乎古者藏屍於地迎精而返廟位用木後世有影堂程子曰天下人類多矣一鬚一髮之不如吾親則便是他人然漢唐而下皆尚真况上筆絕倫精在阿堵中忽焉瞻之神彩如存何暇計一鬚髮乎祭義曰見於羹見於牆矧其猶肖而爲君賜也禮士二世大夫三世皆立廟夫禮合於古者必泥於今而置廟於墳寫真於廟雖不合古

墓廬先命不可以廢寫真君賜不可不重豈若以廬爲廟以真爲主俾來者知無改父之道而侈君之賜乎豈非禮法人情酌古準今者耶况東人拘於異教廟享俱廢寧孰爲墳廟可以守經而行權可以立懦而激俗者歟公之德爵行狀具載史官特書茲不繁敘然公有大度幼年志學常誦范文正之言曰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以爲大丈夫不爲則已苟志於世胡不爾也自是入黌堂與諸生處侗儻不群丁巳中監試第四庚申益齋爲知貢舉中第第六調京山府掌書記董耕



韋學令州人上墳俗重孝理後除校勘入翰苑壬  
申毅陵在燕都公往從之上曰吾兒不類其兄永  
陵煩君教道賜卮酒公拜謝曰臣愚賤年幾半百  
元子長而臣當耄矣上曰傳道德義無若老成人  
時公年四十餘四癸酉上東轅從至平壤因命以  
檢閱兼參軍上常見公曰賢哉回也會詔使至命  
公讀詔賜以應教紫袍之服俄升爲判官戊寅拜  
代言預政己卯掌監試取安元龍等九十九人上  
謂公曰卿勿忘致力吾兒公對曰犬馬之力已盡  
於殿下焉能及後厥後明陵無嗣忠定幼民望歸

今上公唱請立及忠定即位貶公光陽時耆老十  
一人上書望元子賢宜莅王位辛卯上果膺是命  
由是重公拜密直提學壬辰上疏陳時政不獲允  
公固辭位年已六十四授開城尹致仕迺築亭于  
城南閱馬陂之御恩池扁曰逍遙倘伴自顧仍加  
三資以重大匡贊成事終公雖致笏家居上欲源  
源見之故每近耿光獻言不已斥圖讖息兵役乞  
進講衍義并崔今上書曰願上盡誠宗廟盡孝慈  
闡延訪耆老動率舊章公以先王毅陵顧托知無不  
言不欲以忌諱上雖不能用率皆優容常稱叟不



名一日語上曰仁柔不斷則是非因循必害於政  
救之莫及上色渝俄執卮賜之酒洪侍中彥博侍  
出歎曰不知尹公慙直至此吾輩不及也上親寫  
公真又書栗亭二大字其上賜之益齋諸先生皆  
有詩讚公之王考諱諧仕慶陵歷官刑憲出按揚  
慶淮三道察訪全羅仁明斷獄入爲中丞至大司  
成仍令致仕清白至寔有子曰守平早歿姆進禮  
郡夫人金氏生公諱澤九歲誦詩書中書舍人崔  
斯立見之曰神童作神駒行與之司成公泣謂公  
曰汝在守平不死矣與吾門者汝也果然有始有

終子孫寔繁余曾有栗亭說曰栗之生莪甚難長  
而長則易壯花甚晚開而開則易盛實甚後結而  
結則易收蓋其爲物有虧盈謙益之理公之榮達  
則栗之生長而栗之收藏則公之養靜言其始終  
也公嘗謂子孫曰先祖興寒門以清白傳家吾且  
幼孤不蒙義方匪德匪材誤被上恩未有毫報汝  
等勤儉清忠可保門戶公生平布被弊裘饕殮或  
缺晏如也每春秋佳辰力具酒食率門生洎同年  
迎致益齋及愚谷及菴耆老諸相觴詠盡歡晚年  
乞骸歸錦官臨川既七年庚戌九月丁酉卒計聞



賜謚文貞因以墓廬為廟紹宗來京師求廟記於  
 余余知公最久墳有廟不可不議故冠之篇首嗚  
 呼益齋雖早年掌試及年八十二下世門生存者  
 才二三公及龜谷在外予獨執紼拜哭後三年公  
 歿年亦八十二予今六旬有八臨紙操筆誦公功  
 德惘然不知措手耳公凡四婢曰文氏曰李氏曰  
 竒氏先歿又娶竒氏皆有男女曰龜生文出曰鳳  
 生先歿有男女四女適起居郎許湜歿有子一皆  
 李出曰東明竒出登丁酉科官吏部散郎女適郎  
 將朴龜齡後竒女適進士李存中歿有女二總孫

九人紹宗其一也為乙巳科壯元官禮部散郎女  
 孫四外孫二曾孫四庶出二余曰往哉敬哉集享  
 于廟庶不忘于茲記

東文選卷之六十九



Table with 10 columns and 1 row of text.

--	--	--	--	--	--	--	--	--	--







